



花街偵探



国的红灯区。两
被强暴、被杀死。侦
化装成毒品贩子，
出入花街。正义得

（美）雷克斯·伯恩斯
王繼同 后慧敏 譯

花街偵探

(美)雷克斯·伯恩斯
王继同 后慧敏 译

花街侦探 / [美] 雷克斯·伯恩斯
王继同 后慧敏译

责任编辑：叶兆言

出版发行：江苏文艺出版社（南京高云岭56号）

经 销：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阜宁县第二印刷厂

开 本：787×1092mm 1/32

印 张：8.75

插 页：2

字 数：185,000

版 次：1988年7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数：1-50,350册

标准书号：7-5399-0081-4/I·77

定 价：2.46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谢尔登先生，如果你需要的话，可以请律师。”

大汉马克斯·阿克斯顿的声音雄浑，好象远方的闷雷。楼下铺着地毯的大厅里传上来一阵压抑的电话铃声，紧接着是值班警卫低沉的接电话声。那声音与阿克斯顿的一样，使近乎空空荡荡的凶杀案办公室显得更加肃穆。

在厚厚的眼镜片下，谢尔登的眼睛里流露出迷惘的神情，目光从阿克斯顿脸上转向凶杀案侦探盖布·韦杰，然后再回到双肘撑着桌面的那个大汉身上。

“你认为，这是我干的吗？你认为是我杀了我自己的妻子吗？”

韦杰的目光从谢尔登身上移到他那突然间变得灰白、憔悴的面孔上，那堆乱蓬蓬的胡子上，然后掉头看着窗外。白天，从办公室的窗户可俯瞰丹佛的西南部，以及跟丹佛大约

相距六十英里的派克斯峰。好天气时，可以看到山峰隆起的轮廓，深蓝色的雪地和朦胧的地平线衬托着的岩石。一年里有十次，也许十二次，可以看到夺目的山光中清晰的峰峦。但是在绝大多数的日子里，山峰被浓雾笼罩，不露真容。此刻，你只能看见高耸在丹佛南面的办公大楼上那些雀斑似的灯火——另一些商业区和附近一些热心人喜欢这样形容它；即使夜深如海，那一柱柱高楼上的灯光依然星星点点，也许是清洁工在打扫卫生。

“我没干！老天爷作证，我爱她！我都快发疯了——她下班没有回家，我打了电话，以后，又给你们这帮家伙，警察，打了电话。五天过去了……我没有害她！我爱她！”

“好了，谢尔登先生，现在好了。”阿克斯顿的声音没有提高，也没有指控的语气。那声音平稳得象块石头——在韦杰看来——也就是象阿克斯顿本人。“好了，我们没有说你干了什么。我们只是说，假如你要请律师，你可以这么做。”

“但是，为什么——”

“因为法律是这么规定的，谢尔登先生。在我们跟你打交道的这一段时间，如果出现一些情况把你牵连进这桩刑事案件，那么法律准许你请一位律师列席。”

韦杰很清楚，这番话并非说得滴水不漏。谢尔登未被拘留，所以他不需“米兰达警告”^{*}——这种警告有时会吓坏某些人，他们错把这一警告当成指控，从而透露出一些案情——这样做实际上把证人变成了嫌疑犯。不过，这倒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在谢尔登看来，阿克斯顿和韦杰都是这样想

^{*} 在讯问前必须告知被审问人他应当享有的权利的规则。

的：这位痛不欲生的丈夫没有讲真话，没有完全讲真话；除此而外，再没有什么了。

“如果你能证明你家境贫寒，谢尔登先生，我们可以给你提供一位公设辩护律师。你明白吗？”

“明白。”那个男人使劲地拽着鬓角，双颊在抽动，他有些恼怒了。“‘贫寒’？那是‘穷’罗？我不穷！但我不明白的是，你们这帮家伙为什么要把它强加给我！你们为什么不去找那杀了人的狗娘养的呢？！”

他们就是这么干的。丈夫被害就钉住妻子，妻子被打死了就钉住丈夫。尽管他或她未必总是杀人凶手，但是认定这种可能性对他们是有利的。

韦杰翻开那标着谢尔登·安妮特的新马尼拉纸的文件夹，看了看案情报告单。被害者在黄昏时分被一位叫玛丽·沃伊阿兹的人发现，她出差到奥马哈、托皮卡和堪萨斯城一周多刚回家。她想在天黑前查看一下后园——看看沿着后园小径那排齐腰高的篱笆上爬得高高的蝴蝶花和那些番茄、蜀葵。但是她发现的不只是蚜虫。她发现蜀葵当中有了一个被压成的洞穴，里面扔着一具四肢直伸、全身半裸的女尸：高加索人，二十至二十五岁，脱了色的金色长发，眼球已被喜鹊啄掉，眼睛的颜色无法辨认。到了夜晚，两个值中班的侦探，罗斯和德弗罗，已经观察了发案现场，查访过附近的邻居，最后在寻人启事里找到了被害者的线索。接近零点，肯尼思·谢尔登被带进停尸房，认定被害者是他的妻子安妮特，这才使死者有了官方的身分证明。韦杰和阿克斯顿来上夜班的时候，谢尔登先生正蜷曲着身子，孤零零地坐在冷漠的强日光灯底下。

“那位是被害者的丈夫，”德弗罗低声交代道。“我们刚把他从停尸房里带回来，一句话还没问他。他需要些时间镇定一下。”

“谢谢。”根据凶杀案科配合行动的新精神，案件不再指派给单个侦探去侦破，而是由科里各个班次的小组一起负责。他们认为这样做可以在更大范围内保证案件处理的连续性。事情也许确实如此。但在韦杰看来，这也失去了一些东西，失去了侦探对“他的”案子负责到底的执著的韧性。当然，有些侦探也未必如此。但是许多人喜欢这一新的做法，因为它有助于保证每周四十小时的工作制。下班时间一到，你只要调头对接班的说一句：“现在都交给你了。”

室内放着五六张侦探合用的铁办公桌，韦杰仔细打量着正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的那个萎靡不振的身躯。那人坐的地方离他们不远，但是从他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地板的神情来看，他并没有听见他们的谈话。“她怎么被害的？”

“从大脑后部。我看是小口径，22号。”

韦杰朝坐着的人点了一下头。“嫌疑犯？”

德弗罗微微地耸了耸肩。“象是一桩强奸杀人匿尸案。但他是她的丈夫。好了，现在他交给你了。查奥。”

“你最后一次见到你妻子是什么时间，谢尔登先生？”

他注视着阿克斯顿，眨巴着泪汪汪的蓝眼睛，先前目光中的恼怒消退了。他把眼睛移向浅白色的墙壁，谢尔登似乎不喜欢同那位赫然耸立在桌子对面耐心而又魁梧的男人说话，倒愿意跟空空的墙壁交谈。“星期六晚上。上个星期六。她跟平时一样去上班。”他凝滞的目光落到了地毯上——地毯灰暗

的色彩和图案都是为了掩饰污垢，但是事实并非尽如人意。

“我告诉她下班后我要见她。她却再也没有回家。”

“她夜间工作？在哪儿上班？”

“辛纳蒙夜总会。”韦杰发觉他的声音因为有了些自豪而提高了一点。“她是那儿的舞女。”

辛纳蒙夜总会是科尔法克斯东区一家裸体舞娱乐场的最新名称。早在十年前，韦杰负责殴斗案时，这家夜总会就有过三、四个名称。当时脱衣舞还未被法律承认，而主人已经在内室里提供了完全类似的娱乐。现在这种娱乐已经公诸大庭广众了。

“她在那儿工作多长时间了，谢尔登先生？”阿克斯顿问道。

“一年半。她干得不错，非常吃得开。还是时事讽刺剧中的明星呢。”

“你知道过去有人威胁过她吗？”

他立刻摇了摇头。韦杰察觉到阿克斯顿的眼睛里直直地投下一丝阴影。“不，她很受欢迎，”他又说一遍。“她挣的钱比任何女孩都多。连老板都经常夸她，说她是一位优秀的舞蹈演员，舞星！”

阿克斯顿的声音平和下来。“你知道，她有男朋友吗，谢尔登先生？”

“男朋友”？你的意思是她——”他在寻找一个礼貌的词——“跟别的男人约会吗？”

“对。”

“见鬼，没有！她是我的妻子！你问的什么话？你想说什么，你这家伙！”

“所有脱衣舞女都会这样被问的，谢尔登先生。这你清楚。”

“不是安妮特！我是说，她会这样被问的，当然会。象你说的。但她是清白的。她跳她的舞，跳完后便径直回家。她是一个舞女——合法的——你可以随便问什么人！”

他们会问的。阿克斯顿转移了话题。“她通常什么时候回家？”

“两点半左右。我总是不睡等她，然后，我们一起喝点茶，她才脱衣躺下。”他凝滞的目光又移开了。“三点钟她还没有回家，我知道出事了。”沉默了片刻，他说：“你知道吧，寻人启事处的人上午八点才发消息。”

“她有汽车吗？她怎么去上班？”

“开车。她有自己的车。”那微带自豪的口气又出现了。“我们有两辆汽车。都付了款。”

“那辆车也不见了？”

他点了点头。

“你能描述一下那辆汽车吗？”

“福特·马斯坦格牌。黑色带有红线条。用了一年了。”他接着说，“车里还装了立体声，很不错的立体声。”

“驾驶执照？”

他想了想说：“牌号4827，所有这些我都告诉了寻人启事处的女士。”

韦杰一边听着阿克斯顿一连串的提问，这些问题尽可能多地涉及到被害者的生活、工作和熟人，她在最后一天里的行动，并且不断拐弯抹角地试探丈夫对妻子、特别是对妻子职业的态度，对她妻子的雇主以及在舞台前看她妻子跳舞的

顾客的态度；一边竭力去发现当阿克斯顿问是否有人威胁过她时，一再出现的那种细微的假象背后的东西。

文件夹里的报告和照片把德弗罗在现场得到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了韦杰：那个女人可能在某处被害，然后从篱笆上扔在园内。尸体解剖要第二天上午才能进行。但是从尸体呈青黑色，从没有脚印通往扔尸体的花丛，从居住在那个偏僻的街道附近的居民对德弗罗说他们没有听到什么动静这一切情况来看，韦杰完全能肯定所发生的一切：她被强奸，然后被打死，再被拖到一条小路上远远地被扔掉。正象德弗罗说的那样，丈夫是不会作这种谋杀案的——至少不会强奸。或许她的某一个崇拜者头脑发热，一心要得到他梦想中的姑娘——事后又害怕叫他的被害人或她的丈夫认出来。

韦杰认真地在看一叠黑白的大油光照片，还有一个小塑料盒子，盒子里装着一盘有声有色的现场录像磁带。这是局里为了配合行动正在试验的一种新技术，它能对现场作很全面的描述。这种技术不错，但是很昂贵，而且保存还是个问题。他也不知道局里能提供给他们多长时间。他和阿克斯顿在等谢尔登去看现场录像。通常，当录像机放映出死者的残躯，解说员用单调的声音描述现场、尸体时，死者亲属往往会变得歇斯底里起来。

静物摄影照片上的死尸直伸着被扭曲了的四肢。韦杰说不准她是不是漂亮迷人，只知道她是一名女性，看上去并不肥胖。罩衫半敞着，一只乳房暴露在外面，象身体其他部位一样，乳房已经干瘪。身体各细微部位已变得轮廓模糊。长发散乱在花丛中，有一半缠卷在一只肩膀下。空空的眼窝已经糜烂不堪，脸部的其余部分也开始腐败。即使在摄像机闪

灯光的强烈光线下，身躯的整个轮廓也不够清晰。

在他身后，他听见阿克斯顿在不厌其烦地、接二连三地问，谢尔登在含糊不清地、小心翼翼地答。有一次，回答牵动了谢尔登痛苦的回忆，他的声音被压抑得很微弱，带着鼻音，他先是哽咽，说不出话来，最后终于抽泣起来。阿克斯顿拿出一盒香纸，谢尔登擤擤鼻子，深呼吸了几口气，才恢复了那温和平淡的语调。

韦杰合上文件夹，给市内交通处打电话。如果寻人启事公布以后还未找到汽车，那么汽车很可能就不见了，已经被配件商店拆散成若干部分，然后以比其价值高出三倍的价格卖掉。这样，便完全不可能再找到那辆汽车。

一个女人接了电话，她的声音里带着一种戒备，值夜班的公务员似乎都有这种通病。

“我是凶杀案科的侦探韦杰。你能不能告诉我是否有人发现一辆被遗弃的福特·马斯坦格牌汽车，黑底红条，执照科罗拉多48271”

“请稍候，先生。”电话中断了片刻。然后，那声音又出现了。“市县车辆记录上没有。先生，明天上午我才能查看地铁记录。如果你需要，我让值日班的人查看一下。”

“好吧。”

“牌号4827吗？”

“是的。”

“好，我会告诉他们的。”

韦杰挂上电话，望望阿克斯顿正看着他的眼睛，摇摇头。

“你有你妻子最近的照片吗，谢尔登先生？”阿克斯顿问。
“它能帮助我们调查。我们会还给你的。”

谢尔登伸直一条瘦瘦的腿，掏出皮夹，打开塑料透明纸窗，抽出一张平滑的正正方方的照片。照片上是个赤裸至腰部的雕像般的女人。韦杰靠上去一看，她戴着绣金的G形飘带和饰翎的头巾；双臂高高上扬，动作稍显做作，正对着照相机微笑，仿佛她就是维加斯歌队的明星似的。照片的一边，可以看见厨房里餐椅的一点点边角。“这是一张广告照片。她最喜欢这张照片。”谢尔登盯住照片看了一会儿，才把它递给阿克斯顿。“我认为这是她的代表作，她漂亮，漂亮极了。”

韦杰把照片放在被害者的文件夹上面。“我们复制几张以后，一定即刻奉还，谢尔登先生。”大概他也有些担心，传到科里爱美好色之徒手里，会把它贴在墙上来观赏呢。

“谢谢你，谢尔登先生。”阿克斯顿收拢脚，谢尔登看着他慢慢直立起来的高大身躯，不由把头跟着仰了上去。“你给了我们许多帮助。我希望我们不久就能抓到杀人凶手。”他递给那个细瘦男人一张名片。“如果你想到些什么，只要对我们有帮助——是否有人威胁过你妻子？或者无论哪方面的都行——请给我们打电话，白天，晚上，任何时候都行。”

谢尔登双手抓住名片，看了一会儿，站起身来。“这就完了？任何人你们也不追查吗？”

“我们还不知道该追查谁，对吗？”韦杰说。“但是，如果你有了一些想法，告诉我们。”

那个人的嘴巴咀嚼了一会儿，压出几道痛苦的皱纹。他摇摇头，小心翼翼地把名片放进皮夹里。“这好象……我不知道……好象警察——警察局——有些人——应该做这些事情。”

“我们会做的。我们要去辛纳蒙夜总会，去调查情况。有

些事情如果你知道的话，不管怎样细小，”韦杰坚持说，“要是你不告诉我们，你就是让我们的破案进度减慢。也许还会让杀人凶手逃之夭夭。”

“见鬼！我什么都不知道。”

“你需要我们开车送你回家吗？”阿克斯顿问道。

“开车送我？不用。我的车——就停在外面。”

阿克斯顿的大手推了一下谢尔登的臂肘。“来吧，我跟你一块儿出去。”

韦杰跟在后面，停下来从存放汽车钥匙的板上取下钥匙圈，翻出他们名字下的小牌牌，让值班员知道他的去处。人员出勤情况榜上标着每个人的姓名，姓名下面都有一叠塑料牌牌，上面分别写着“在情报局”、“在巡逻”、“出庭”、“下班”以及一些不常去的地方的名称。韦杰认为这些并无必要。所有侦探都通过无线电报话机与调度员联系，调度员也可以跟市内任何地方的侦探通话。但是那块固定在墙上的新时的装置却给人特别深刻的印象。侦探们必须使用它。这也是配合行动精神的一部分。

“我把车开出来。”他告诉阿克斯顿。



“你觉得怎么样，盖布？”

韦杰开着车，阿克斯顿在座位上使劲往后靠，想在那辆慢悠悠的小车里找点空隙伸伸腿。局里为了节省开支，尽买些用了年把的廉价的出租车。但是，不管你怎么精心保养，一旦开足马力，说不定什么螺丝螺帽的就会从发动机里跑出来。好在紧张的追逐中很少使用这类汽车。

“我觉得他在撒谎。”

阿克斯顿嗯嗯着表示赞同。“不管怎么说，他在隐瞒一些情况。但我不相信是他杀了她。我没有那种感觉。”停了一会儿，他又说，“他的谎撒得并不怎么高明。”

“他比她大十岁、十五岁吗？要是这样，她肯定跟不少男的约会，”韦杰说。“每天晚上如此。”

“是的，这我明白。但看起来还不象是一桩嫉妒杀人案。

强奸自己的妻子？开枪打她后脑勺？却又随身带那么一张照片！什么样的丈夫会随身带妻子的那种照片？”没等韦杰插上嘴，阿克斯顿就又回答了自己的问题。“也许他想炫耀他得到的一切：金钱、新车、富有性感的妻子，这些他做梦都没有想到他会有东西。”

“也许他想让人看看，他并不嫉妒。”韦杰说。

阿克斯顿在想刚才的话，想着想着，那些总是让韦杰恼火的社会学套话又冒了出来。“这是个心理学问题，我的伙计。我想可能是一种他尚未意识到的防卫心理。”他注视着州议会大厦圆屋顶上黯淡的金色花瓣，为了节省能源，花瓣已经不发光了。“只有象你这样的墨西哥人才会认为作案动机是嫉妒。可它看上去还不象嫉妒杀人案。”

这话倒也不假，但韦杰的话是经验之谈，不是从大学课堂上搬来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大部分嫉妒杀人在殴斗中发生。几杯酒下了肚，就无所顾忌了，问一些让对方难堪的问题，对方先是应付着躲躲闪闪地回答；再来几杯，问答变成了互相冷嘲热讽、责怪，互相揭伤疤；又是几杯，便在无休止的争吵中完全忘乎所以，最后是大爆发：手枪、匕首、头被木棍打破靠在门框上。然后是恐惧。丧心病狂地乔装改扮伪造现场：她跑走了；夜盗破门而入把他打死。这些都是唾手可破的案子。凶杀案侦探可以轻而易举地捉拿诸如此类的嫌疑犯。

“对她被害，他好象并不感到怎么吃惊。”韦杰说。

“他说他知道出事了。两天以后，他说，他知道她已经死了。”阿克斯顿在回忆跟那个男人的谈话。“这就好象有时——你预料到有坏消息，你已经做好了准备。但他却花了五天时间才确信了那个消息。”

“他的借口是什么?”

“在家等她。”

“一个人吗?”

“你说,盖布,凌晨两点他到底在干什么呢?”

“从另一个女人家里回去,聪明人。或许,”他接着说,“下班后跟踪他妻子。”

阿克斯顿吹起一支柔和的曲子,这是他沉思时的一种习惯。谢尔登对有些问题闪烁其词。其实,这也不值得大惊小怪——许多诚实的公民也有很多事情不想让警察知道,它们跟杀人案毫不相干。但是韦杰也好,阿克斯顿也好,都不想在谋杀案中听到躲躲闪闪的回答,不喜欢听那位表示迫切希望捉拿杀死他妻子的凶手的人含糊其词的回答。

“也许是他一手策划的,他把她扔进花丛,伪造一起老花样儿的花园强奸案。”韦杰说。

“‘老花样儿的花园强奸案’,哈。”阿克斯顿哑然失笑。交通灯的绿光照在他的牙齿上,发出闪烁的微光。“你们这些墨西哥人都有这种花花肠子吗?”

跟平时一样,韦杰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这是我们家祖传的。我的表弟就是一个花花肠子很多的耶稣会会士。”

“至少你们家里还有一个值得骄傲的人。”

他们家也的确如此。韦杰的表弟比韦杰更值得骄傲。韦杰只是个警察,只是跟他信天主教的妻子离了婚,而他表弟正在追一个不管什么教不教的意大利女人,她跟任何一个她不准准备同他结婚的男人睡觉都无所谓。“因为他是一个杂种,”韦杰家的几个更粗野的远房表兄妹这样骂他。“英纳兹姨娘不

该跟他爸爸结婚——她不该嫁给一个外面的人；那就是他的病根子。”盖布也是一个混血儿——一半盎格魯人血统，一半西班牙血统，狼不狼狗不狗的四不象。

韦杰驾驶着白色轿车，从州议会大厦附近那些拥挤混乱的车流中挤出来，穿过椭圆形路灯下的一簇簇朦朦胧胧的树丛和小路。这个地方现在被叫做桃色区。因为在这些小路上到处是晃晃荡荡的拉皮条的男妓，他们对路过兜客的出租车，做姿态，卖弄风骚。韦杰发誓要捍卫美丽的科罗拉多纪念碑，维护法律的平等和尊严。他转向科尔法克斯东街，这条街在市区的角落上，天黑以后，依然车水马龙，异常喧闹。韦杰驱车汇入一辆辆徐徐朝向隧洞般甬道移动的车流之中，街道上到处闪烁着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广告牌，五彩缤纷的聚光灯，车灯在这里完全成了多余之物。科尔法克斯大街是国内最长的花街柳巷之一。街西头过去四英里，便到了山地，整个街西头布满了路边餐馆，星罗棋布的酒吧，成排成排不按天数按小时做生意的旅馆。这是最大的青少年吸毒区。街东头叫成人区——成人电影，成人书店，成人画廊，成人实况节目。大街穿过朝向堪萨斯城的平原，经过丹佛大约有八英里，又蜿蜒前伸，直至消失在墙上装有“成人自动售货机”的男厕和通宵营业的汽车商店的阑珊灯火之中。

这时，在街区的南端，离州议会大厦不远的地方，辛纳蒙夜总会光彩夺目的红绿招牌高悬在挤满夜游客的行人道上。汽车从一辆朗德劳梅牌客车旁一擦而过，凌晨一点半，客车上还装了半车乘客，他们驼肩靠背地坐在一起。街区对面，一辆黑色大篷车停在乌灯瞎火的停车场上，停车场旁边有几个打了烊的小店。五六个不同年龄的人围坐在大篷车边上，